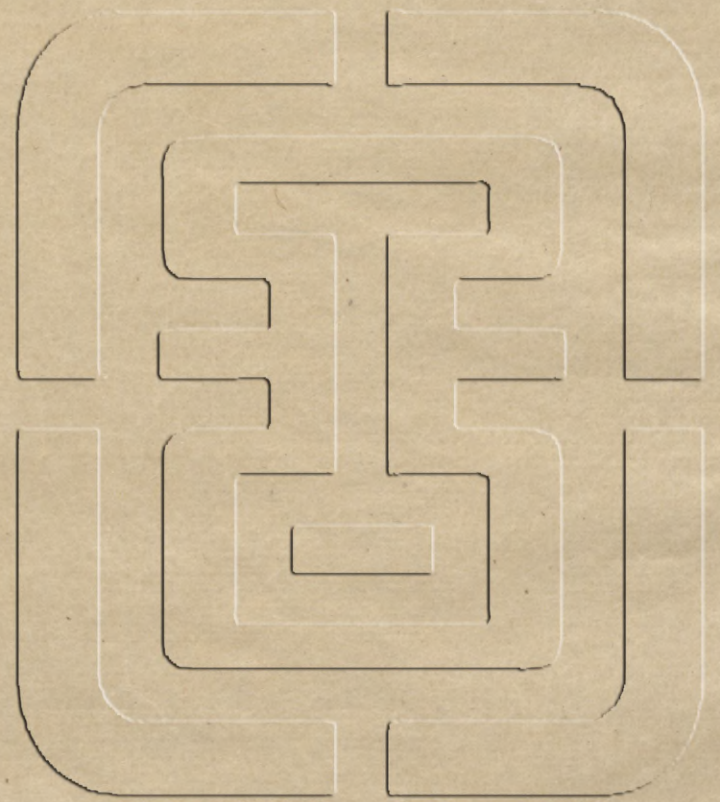


宋 槧 尚 書 正 義

卷 第 九







尚書正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金澤文庫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彤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盤庚上第九

盤庚至三篇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房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殷

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辯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辨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辨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

摩滅容或為宅辨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哲不見辨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

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今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



元兄湯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  
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  
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  
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  
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  
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  
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傳去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  
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  
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  
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

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  
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  
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

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  
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  
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  
未必見他義

傳殷質以名篇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相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  
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  
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止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  
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  
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  
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  
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  
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  
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盤庚至四方



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躬地其民不欲遷彼躬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必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况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躬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躬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躬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

### 傳亳之別名

正義曰此序先亳後躬亳是大名躬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躬鄭以此前未有躬名也中篇云躬降大虐將遷於躬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爲躬也雖兼號爲躬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躬又有兼稱躬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躬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躬商之旅咨汝躬商是兼稱之也亳是躬地大名故躬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躬地別有新邑居也

### 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即裕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裕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曰耿遷二虜以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

傳劉殺至殺故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

傳言民至所行

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傳先王至輒遷

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惡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

傳湯遷至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蹠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傳言今至蘗哉

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閒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蘗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蘗哉

盤庚至攸箴

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

傳敷教至朝臣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太胥贊之箴師敷于太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敷為教也小民等意亦泉沈河汝箴



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蹇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傳衆羣臣以下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已下多是責臣之辭

傳先王

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傳王布至其指

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傳聒聒至何謂

正義云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至觀火

正義曰言先王勅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視火也傳逸過至汝過

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

傳紊亂至有福

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穡相對則重之曰稼斂之曰穡



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揔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傳戎大至所有

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玄讀昏為愍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夫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謂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傳責公至毒害

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傳羣臣至所及

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相時至有咎

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

傳曷何至禍害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



傳我刑至所致

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謨釋詁文告民不徒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

遲任至非德  
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徒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

傳遲任至貴舊

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

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

傳選數至於汝

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傳古者至汝善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躬時已然矣大享丞嘗者丞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丞嘗對禘禘則禘禘為大丞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丞嘗為大禘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丞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祠為小也知丞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司勳詔之是也嘗是丞之類而傳以嘗



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禘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禘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禘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植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禘禘一植一禘一禘嘗禘烝禘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禘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周則春曰祠夏曰禘三年一禘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至有志

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

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以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

傳告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傳不用至易之

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是卑弱輕易之也

傳盤庚至之謀

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其為此心盤庚勅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



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  
無有至厥善

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  
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  
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  
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  
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  
罪伐厥死下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  
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  
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度乃口

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盤庚中第十

盤庚至厥民

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  
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  
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教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  
之目

傳為此至民徙

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  
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  
事而為之法也

傳話善至於衆

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  
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傳民亦至天時

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  
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  
為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傳我躬至行徙

正義曰遷都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躬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承汝至于罰

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欲惡而徙汝今比近於殛罰也

予若至厥志

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眾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臭厥載

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

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別臭故以臭為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至曷瘳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眾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汝誕勸憂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眾今不徙則憂來眾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今其至在上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今予至自臭

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共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

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

傳迂迎至汝眾

正義曰迂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眾臣民耳

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逆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閱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失於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一爾其下罪



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也  
傳崇重至徒也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乂也孫炎曰陳居之乂乂則生塵  
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乂之義

傳不進至心徒  
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亦然進進  
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  
博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  
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  
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  
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

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  
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  
及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至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  
勞之共治民也  
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  
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  
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  
一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徒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  
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  
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



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徒乎

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斯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墮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過人即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往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

傳不易至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越是从上倒丁之言故以顛為隕越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去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

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至一人

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眾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曰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眾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

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摠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



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  
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  
位也

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立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  
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  
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  
腑之摠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  
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至定極

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  
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  
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舊宅無有安

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  
人之功定民極也

傳言以至功美

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以居舊邑民  
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  
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

傳徙必至我國

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摠稱適  
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  
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  
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  
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  
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  
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傳水泉至之極



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至茲賁

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畝之臣奉承天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眾人眾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

傳以徙至我家

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傳冲童至其善

正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眾謀眾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眾言已不自專也眾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

傳宏賁至大業

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谷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著龜卜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至敘欽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勅之嗚呼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眾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



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勗用之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躬之州長曰伯虞夏人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以下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勗衆臣故二伯已下不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庶幸也幾與也隱謂隱審也幸與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以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

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勗我衆民也傳肩任至勗之

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勗訓爲窮勗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次序而勗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勗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勗之與孔不同今我至一心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勗者汝等無得摠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躬勤以戒之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至三篇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羊臣之內既



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傳盤庚至日說

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去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日說知其名日說

傳使百至之谿

正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末者眾多故舉日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揔名故序言之耳

傳命說至攝政

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揔百官是使攝政也說命

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揔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心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也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傳陰默至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傳傅氏至之形

正義曰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三



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  
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宋於傅險晉  
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  
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  
是時代胥靡也傳去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  
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傳說鄭云得諸  
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馬  
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  
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口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  
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懼說也天下  
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  
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  
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傳說案謚言初夢即云  
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

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傳霖三日雨

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啓乃至弗瘳

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  
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  
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傳開汝至自警

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  
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曰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  
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  
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  
說據王以為自警也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摠百官



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摠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傳天有至設都

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摠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又摠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

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傳憲法至為治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人也

惟口至厥躬

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



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于戈不言所在于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鎧至用兵

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今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今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今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逆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

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于戈俱是

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官不至其賢

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有其至厥功

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無啓寵納侮

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傳恥過至大非  
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傳祭不至戒之  
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摠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尼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至甘盤

尼音近之尼五反音  
字同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訖乃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傳既學至民間

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躬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傳交非至汝教

正義曰爾交修予今其交更修治已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



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詁文

惟學至乃來

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修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已也

惟學至罔覺

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傳保衡至之臣

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至之訓

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目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雉鳴

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



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傳所以訓也亡

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傳祭之至曰繹

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

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大夫曰儻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至厥事

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

傳言至至自消

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



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至厥德

正義曰祖已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絕命

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

卷  
曰見之

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我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卷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諫王也

傳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嗚呼至于昵

正義曰祖已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堂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

當



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

傳胤嗣至改修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樽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雉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禘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至戡黎

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

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

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邠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傳祖已後賢臣

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



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傳戡亦勝也

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

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

傳近王至東北

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傳文王至為周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玉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傳至人至知吉

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言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



言耳

傳以紂至多罪

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傳擊至也至所言

正義曰擊至同音故擊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微子第十七

殷既至少師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

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為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丞民立君以牧之為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傳微圻至無道

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



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微子至于今

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

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

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

傳或有至必亡

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

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



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管也。然則酗管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

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至何其

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躬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逐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

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

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逐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

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躬將隕墜，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墜，溝壑也。言此墜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至行遜

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窮之邦國，紂既沈酒，四方化之，皆起而沈酒。醜當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



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取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又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遜之事明期與紂俱死

傳比干至王子

正義曰諮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

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遜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傳天生至如何

正義曰荒躬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傳言起至紂故

正義曰文在方與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耆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

傳自至政亂



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字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王者既為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

傳下視至懈怠

正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

以威民乃具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具合其道也

傳刻病至無王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父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



傳言將至一途

正義曰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  
皆歸於仁孔子稱躬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  
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正義卷第九

計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八字

宮內省圖書寮藏  
本宋槧本尚書正  
義昭和三年印行  
大阪每日新聞社



